

「莊周即楊朱」？

祝禮蘭

緒言

過去讀孟子，很奇怪他沒有一句話提到莊子；再讀莊子，同樣也沒有一個字提到孟子。對這兩位同時並出的大哲人，竟會這樣的不通聲氣，心底一直就存有一團疑雲。最近逛書店，無意中發現一本陳冠學君著的「莊子新傳——莊周即楊朱定論」。由於好奇心的驅使，把它買了回來，在開卷之前，漸以為這一「定論」一定會像老吏斷獄似的一論而定了。因為未能這樣定案，不但在很多人心中打了一個死結，就連在語類裏被弟子們問得不能自圓其說的朱子，也將在九泉之下豎起兩個大姆指來，而大呼「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了。於是沉着氣，一字一字的往下看，結果發現這裏面的論證，還大有研究的餘地。本來先秦諸子可資考證的資料已是很少，而像楊朱一流的資料更是少而又少。真要作個至當不移的定論，確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此，我對「莊周即楊朱」這一命題，儘管在想像上一開頭，也有某種同一傾向的假定，但事實畢竟是事實，所以不得不把所有的疑問一一寫出來，一面希望原著者更加研究給大家一個耳目一新的答覆，一面也希望對這一問題有興趣的宿儒碩學共抒高見，真的

為這一「定論」而定論。

所謂「莊周即楊朱」一說，據陳君說：是由蔡元培著中國倫理學史轉述日人久保天隨的創見：「(一)楊朱莊周二名古音近。(二)楊、莊思想同類」所引起。加上日人本城問亭有關這問題的五點申論中，又在久保的兩點外再增加了三點：(一)楊朱與莊周同為梁惠王時人。(二)孟子說梁惠王與莊子同時，乃獨闢楊朱而無一言及莊周。(三)莊子、荀子、史記、漢書藝文志中，楊、莊二名鮮並出。陳君因而擴為六點，分別加以論證。從表面看，似乎已集了久保、本城的大成，且有後來居上的氣勢。現在就按陳書的次序，逐一研討如次：

一、動機論證

「動機」兩字的含義似欠明朗，但細審全章內涵，顯然是在說：孟子之後不可無楊朱，但自孟子一闢後，便墨張而楊翁，實在是「理之不可直者」。尤其不可不傳的楊學，公然搜遍儒、墨、法、名諸家而無傳，便以為「是必有所在矣」，是必「莊不避楊」，而「莊周即楊朱」了。實際上，不但孔子前私人著書的很少，就在戰國時期還是沒有私(個)人著書的。就像論語和孟子，大都是弟子們的集禮結晶。在那個時代，經孟

子一闢便翁而不張的，或只騰口說而沒有專書流傳的，正大有人在。例如：「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和陳相之師陳良，以及高唱仁內義外的告子，在當時可能都是知名度相當大的人(不然，孟子還會掛在齒頰之間)。許行雖然由於陳相的「盡棄所學而學焉」。被孟子一闢，還在滕文公篇裏留下了一鱗半爪。而陳良却被他徒弟「棄」得一無所聞了。告子呢？不也只剩下告子篇裏那吉光片羽了嗎？老實說，在孟子書裏的楊朱，還不跟許行、陳良、告子一樣，頂多不過曾僥一時的大倖，而稍為囂張了一個階段(主要的是由於他早出生百多年，躲脫了孟子迎頭痛擊的下馬威)。何以許行、陳良、告子都可以無傳，而楊朱就非傳不可？殊不知墨子之所以張、所以傳，是因他不但有專書，而且有綿延不斷的傳授。古籍所載，除呂覽有度篇：「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淮南子主術訓：「孔丘墨翟……服役者：數十人」外，而在公輸篇裏墨子也曾親對楚王說：「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直到清末孫詒讓作墨學傳授考，還考出了墨子一至三傳和不限傳授而有姓名可稽的弟子三十八人。因之早已形成了相夫、相里、鄧陵、苦獲、己齒、隨巢、胡非等墨派。而楊朱呢？誰還能考出他的傳授系

統、結果和流派呢？這就難怪翁而不張了。

至於因論語沒有記載孔子問禮於老聃那件事，就是「好評擊異說」的孟子「亦無一言及之」。再加上史記那句「世莫知其然否」，便認定根本沒有老聃那個人，於是硬拿「剽剝儒墨」的莊周頂替老子成爲道家之祖，進而化道家之祖爲楊朱來和儒墨三分天下。真不愧和造化同功的大手筆！不過，這玩笑可就開大了。因爲這件事的記載，除史記、莊子外，在禮記曾子問裏，孔子就一再說過：「昔者吾從老聃」，「吾聞諸老聃」。在孔子家語觀周裏也有「（南宮）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孔子見老聃而問焉」的記載。而且那次觀周，孔子還「觀於明堂」，「遂入太祖后稷之廟」。不已對這次問禮說得很清楚了嗎？如果不記在論語裏的不算，那麼莊子漁父篇所說的「孔子……休坐乎杏壇之上」，論語也沒有記載，然則現在曲阜孔子廟大成殿前的杏壇，難道也是後人所僞造？可見老聃在當時是確有其人了。雖則太史公對他最後的結局，也有「莫知其所終」（這樣的人，像善卷、務光……，歷史上不多的）的說法，但莊子內篇（這是自劉向以下就沒有人懷疑過的一部份）人間世裏却明明記有「老聃死，秦失弔之」的明文。尤其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裏更從他的子宗、孫宮、直記到七八代，更何能指老子爲「子虛烏有」？同時在莊子書中提到老聃、老子、夫子的不下六七十次之多，這又將作何解釋？莊子就再善變，恐怕也不能那麼善忘吧？

二、時代論證

先秦諸子，除孔孟外，生卒年代都很難確定。曇花一現的楊朱，更是難得考定了。尤其陳君只以楊朱之友季梁和莊周之友惠施同時在魏，便斷定楊和莊也是同時，論證似欠週備。現在無妨把各書所載和楊朱有關的人——老子、墨子、禽滑釐、季梁、孟子、莊子——通盤加以研討，似乎比較妥當些。

先說老子：這自然是個相當神秘的人物，劉向列仙傳和皇甫謐高士傳都說他是殷時人，葛洪神仙傳說他是周文、武王時人，又在老子經序裏說他是周平王時入關（就算是周文王末年（公元前一一二二年）到周平王元年（前七〇年），而且入關即死，也已三百四十二歲）。而南齊書顧歡傳和魏書釋老志也可互相發明老子是在周莊王九年以前去天竺迦維衛國。總之，這都是說老聃生在孔子以前，甚至前得很遠。其次是禮記的曾子問，孔子家語的觀周，史記的孔子世家，老莊申韓列傳，仲尼弟子列傳，以及清代的閻若璩，現代的胡適，都說老聃和孔子同時。但清人汪中在老子考異裏却認爲老子的生年遠在孔子以後。近人梁啟超在評論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本文所引胡語，都出此書）時，認爲老子八世孫李解和孔子十二世孫孔安國同時爲不合理。意思就是說老子的生年當在孔子四世孫前後。近人蔣伯潛諸子學集裏也歷引諸家證明老子出戰國後期，尤其日人齋藤拙堂在老子辯裏提出五點理由（略）說明老子不是春秋的人而是戰國的人，甚至疑

出孟子以後。基於以上各種說法，我却有一個很接近胡適的折衷，就是老聃生在孔子後二十年，也就是把胡適推定的老聃生在前五七〇年（與孔子同時，但大孔子二十歲）降爲前五三〇年（與孔子同時，但小孔子二十歲）。這裏唯一牽涉到的就是孔子問禮於老聃時的年齡，過去有說十七歲的（史記索隱），有說三十歲以前的（史記孔子世家），有說三十四歲的（閻若璩先聖卒年月考），有說三十四到四十一歲之間的（胡適）。而近人蔣伯潛的諸子通考却主張是三十歲以後，五十歲以前。這和莊子天運篇所說的五十一歲很接近，比較起來最好還是以莊子爲準（梁玉繩史記志疑也認爲「五十一歲之說，庶幾近之」），那年正是前四九九年，老聃時年三十一歲。不要因爲老聃的那個「老」字和問禮的那個「問」字，一看小了二十歲便不習慣。其實所謂「觀周」、「問禮」，原不過去參觀周京的藏書室，（順便也看看明堂、太廟的建築和禮器）而向那位守藏室史訪問西周的一代典章和制度。簡單的說，就是在參觀首都國立圖書館的前後，特地訪問了那位館長。並不真像一般老氏之徒所說的「孔子、吾師之弟子也」那樣的負笈從遊。試問已過「而立」之年的老聃，還不夠當個圖書館長？

再說墨子：史記只在孟子荀卿列傳後面附帶的說他「並孔子時，或曰在孔子後」。張衡論圖緯虛妄疏說他和公輸班「並當子思時，出孟子後」。孫詒讓墨子年表說他生在周貞定王初年，死在周安王末年（前四六〇—三八〇）。胡適說他生在周敬王二十至三十年間，死在周威烈王元至

十年間。因而概定墨子是前五〇〇—四二五年的。這些當然是以胡適的說法比較可信。因為從下面子夏的年齡，也可獲得最好的旁證。

其次是禽滑釐，史記儒林傳：「田子方、馭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這就是說，禽滑釐不但是墨子的徒弟，且也是子夏的門人。根據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夏小孔子四十四歲。因之，他的生年當是前五〇六年。又同傳說曾「爲魏文侯師」，那他的卒年可能在魏文侯二十年（前四二七年）左右。現在參照墨子和子夏的年齡，禽滑釐當是生在周敬王四十年，死在周烈王十五年（前四七九—四一〇年）左右的人了。

其次是季梁，陳君根據戰國策魏策：「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往見王曰：……」。以及另一篇：「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爲衍謂梁王曰……」。認爲季梁和公孫衍、田需同時，也和莊子的朋友惠施同在魏國，因而推定楊朱和莊周也是同時，其實這個季梁根本是另外一個人，古今同姓名的人多得很。就像戰國時平原君的門客趙人公孫龍（字子秉）和春秋時孔子的門人衛人公孫龍（字子石）的姓名全同。尤其那個殺人的曾參和孔子弟子的曾參，不但同姓同名，而且還同時住在同地的費邑。因此可以推定當時一定有兩個不同時地却同姓名的季梁。否則，只管多方遷就這麼個同姓名的季梁，致使楊朱和老聃、墨子、禽滑釐……都搭不上線，未免大不符合事實。至於「楊朱見梁王的「梁王」，應該是指的魏文侯（前四四七

—四〇九年）。根據顧炎武日知錄引竹書紀年，魏瑩即位三十六年後纔改元稱惠文王，江永羣經補義還說是三十七年（也就是所謂後元年）。

而孟子見梁瑩是在三十五年，並且他的惠王還是他兒子襄王追尊的（都見史記魏世家）。但孟子書中也就說是「見梁惠王」了。準此，列子楊朱篇和說苑政理篇也就「援例」把以前的文侯、武侯都習稱爲梁王。這是很順理成章的。要不然，這個季梁既和惠施同在梁國，兩人之間，豈能一無來往？因而季梁和莊子之間也就不能毫無接觸。何以莊子書裡不但沒有把楊、季相提並論，而且從來就沒有提到這個季梁（陳君想把徐无鬼中「儒墨楊乘」的「乘」改爲「季」，恐怕足雖削而履仍不能適吧）？又何以列子書中也從沒有提到惠施和莊子？

其次是孟子，歷來爲他作事蹟圖譜（季本）、年譜（曹之升）、編年（狄子奇）、編年略（譚貞默）、四考（周廣業）、事實考（崔述）、考略（任啓運），生卒年月考（閻若璩）……等的人很多，大致已概定他是生在周烈王四年，死在周赧王二十六年。也就是前三七二—二八八年。

其次是莊子，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說他是「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當然也就和孟子同時了。近人馬夷初莊子年表起周烈王七年，迄周赧王二十九年（前三六九—二八五年）。吳康諸子概要推爲前三七〇—二八〇年。胡適也說他死在前二七五年。這三種說法都很接近事實，現在就以馬說爲準，莊子應該是前三六九—二八五年的人。因

爲這和朱子語類：「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爭不多者」。也正相符合。

綜觀以上所述，老子是元前五三〇——？年，墨子是前五〇〇——四二五年，禽滑釐是前四七九——四一〇年，孟子是前三七二——二八八年，莊子是前三六九——二八五年。那麼根據王應麟困學紀聞：「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以及列子書內楊朱和禽滑釐的問答，我們使不難推定楊朱是前四八〇——四一〇年左右的了。而季梁至少是死在四一〇以前的。這麼一來，楊朱既可少於孔子一歲去見老聃，也可和他二十來歲的墨子並駕齊驅，也可和年紀差不多的禽滑釐往來問答，也可在三十歲以後，七十歲以前從從容容的去見被稱爲梁王的魏文侯，也可被孟子大關特關而沒有任何反應，只是再也不能和莊周同時而已。

三、姓名論證

這一點陳君只不過根據日人久保天隨和本城問亭所說的「楊朱與莊周古音近，今之分裂，係同音之轉訛」而加以推引。主要的是引集韻中陽韻的陽紐和莊紐各有一個「墨」字，因而認定「楊」字有「陽」、「莊」兩讀。同時徵引楚辭天問的「箕子詳狂」，荀子非十二子篇的「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戰國策秦策的「箕子接輿，漆身陽狂」的「詳」、「佯」、「陽」三字都是當「裝」字用。因爲「古無裝字，故假諸字爲之」。進而認定「楊莊一音」，「可以改讀莊矣」。

。關於朱字，則認為「周是語根，株、珠均從此出焉」。並據初學記引風俗通：「呼鷄曰朱朱」，「說文作邕，博物志作祝」。又引說文解字詁林引惠記曰：「稠，讀若侏，古周朱同音」……因而論定：「姓同名同，是則謂楊莊一人」。「吾固曰天下盡開口矣！」

不錯，周朱同音，自古已然，不但上引各點而已。就是孟子出生的鄆國，還不是由邾（婁）一音之轉而來？這當然是不成問題了。至於莊和楊，除了集韻有那個陽、莊兩讀的「盪」字外，再也找不出莊、陽可通轉的實例了。何況那個「盪」字出於方言，而且原書也說得很明白：「盪……盪……栢也……吳越之間曰盪……」。同時也只注「又章反」，而別無他音。這個字不但見於爾雅釋器，就連根據由爰歷、博學所合成的蒼頡篇而作的許慎說文解字，以及根據說文部首類字經唐、宋重修過的顧野王玉篇，根本也沒有它的踪影。廣雅釋器裏雖也「廣」進「盪」字，也只是引自方言，照例也沒有注音。廣韻也只陽韻的陽紐有這「盪」字，而莊紐就根本沒有。於此可見這個「盪」字只不過吳越間的方言，當時並未通行於中國。要不是揚雄喜好奇字，恐怕永遠也列不上字書。否則，既博學又晚出的許慎，何以竟沒有把它收入說文？何況在方言裏也沒有說它有陽、莊兩讀。就是廣韻也沒有把它列入莊紐。現在只憑一本集韻，就未免太孤證了些。更何況集韻是刪補廣韻而成書的，廣韻裏沒有的，不知是何所據而增加？至多也不過方言以外的方音（集韻的陽韻莊紐「盪」字注：「楊

川謂杯爲盪」——使用範圍更小於吳越間了）而已。總之，這個「盪」字是好奇的漢人採自吳越間的方言，這個「莊」音是自我作古的宋人採自楊川的方音。在先秦時是既沒有這個字，更沒有這兩個音的。那麼早於集韻七八百多年，而又未見過吳越間和楊川的莊子作者，又何來這份飛來的靈感而那麼異想天開呢？

至於「詳」、「陽」兩個字，用在這些地方，誠然和「佯」音義都通，但絕不是「裝」字的代用品。因為這個「裝」字，古時早就有了。例如宋玉登徒子好色賦裏就有「體美容冶，不待飾裝」的「裝」字，宋玉不正和作天問的屈原同時，較秦策的作者只有超前，而且還遠遠早過了荀子嗎？

此外：戰國策齊策馮諼收債於薛章也有「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的「裝」字，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也有「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的「裝」字，實在沒有用詳、佯、陽來代替的必要。那我們又憑甚麼能把楊朱讀成莊周呢？再退一萬步說，堂堂的楊朱，爲甚麼定要偷偷摸摸的諧成莊周？而又不同於范蠡的鴟夷子皮，范雎的張祿，這是絕無前例可援的。古人的姓名雖也有很多不同的寫法，但總不失原來的讀音。例如「咎陶」、「咎繇」、「咎繇」、「畢陶」，都讀「皇陶」。「沮黈」、「鉅黈」、「鉅黈」、「鉅黈」、「鉅黈」，都讀「鉅黈」。「俞拊」、「俞拊」、「俞拊」、「俞拊」、「俞拊」、「俞拊」，都讀「俞拊」。那會像楊朱一樣，一下就讀成了莊周？

然則陳君又憑甚麼堅持楊朱非改名不可呢？

據說那是因爲「楊朱之徒之惡孟子之斥之也，故改之耳，改之而音同也。夫以孟子之亞聖……其見斥孟子，不啻貶之也……且楊徒固欲神其師矣，則孟子之言害之也。害之故避之，避之故改書曰莊周云」。好像是孟子害得楊朱的徒弟不得不把他改成莊周以神其師。其實那時候的孟子還只是荀子在非十二子篇裏所指名叫罵的「孟軻」，當時的名位，並不如高出並世的諸子。不但亞聖是元文宗時纔追贈的，就連配享文宣王也是宋神宗元豐六年的事，楊徒就是想避也無從避起。何況到楊徒改名（莊子成書）的時候，孟子可能已先死了，楊徒實在用不着怕到那個地步。如果楊徒真是那樣沒出息，那不但不能「神其師」，反而更超過孟子千百倍的「貶」抑其師了。天下豈有那麼愚笨的楊徒？便何況現存的莊子一書，除了拿純粹正統的儒家觀點來批判外，若論文章，又那一點不配和孟子分庭抗禮，而定要那麼自暴自棄的借他人的魂來附自己的體呢？

四、載籍論證

關於這方面，陳君的論點約可分爲兩部份。第一部份共有兩點：一是引日本城問亭兩論：（一）「漢志有莊書無楊書」。（二）莊子「天下篇所述諸子，自墨至惠，凡六家……而楊不與」。因而論定：「苟楊而非莊，莊而非楊……天下無理矣！」一是陳君自舉三證：（一）「荀子非十二子……而楊朱弗之及」。因而論定：「豈非楊盡在莊？」（二）「荀子「解蔽篇舉所蔽凡六子……獨不及楊子」。因而論定：「豈非楊即莊……乎

「？」「呂覽不二篇歷述諸子……：有楊而無莊」。因而論定：「莊子豈不足述者？莊即楊也」。根據上述五點說法，現在就分別加以討論：(一)漢志所列都是已成卷、成篇的，誠如動機論證裏已證實過的，楊朱既未成篇，更未成卷。自然就無從錄起。(二)莊子天下篇所論及的，都是些已成氣候的學派。楊朱有學無派，既未能自成一家，也不能併入別的統系，根本就無從論列。(三)荀子非十二子篇一開頭就說：「假今之世，飾邪說，文藝言，以亂天下……：使天下混然而不知是非之所存者，有人矣」。楊朱既因孟子一闢而言隨骨朽，又沒有一脈相承的傳人，再也無從混亂天下的是非。正如莊子雖有「言」、「說」，但衡以荀子的尺度，還沒有達到「姦」、「邪」的程度。所以也就和楊朱一樣的沒有被「非」到。何況非與不非，全屬荀子下筆時的主觀，只要他認為不能非的——像孔子，不用非的——像老、莊、不值得非的——像公孫龍之流，也就一概置而不非了。誰知道在荀子心目中的楊朱，是不用非，還是不值得非呢？(四)在解蔽篇裡，荀子所說的共有欲、惡、始、終、遠、近、博、淺、古、今等十蔽，但却沒有按序舉證。所列十人，前四人都蔽在一個「欲」字。後六人雖各有所蔽，又和前列十目不同。本來凡屬舉例，不可能也不必要把可舉的都舉出來。就像呂覽不二篇列舉十個各有所貴的人，就沒有「貴」到尸子廣澤篇裏的皇子、田子、料子。而尸子所舉的六個人，也沒有「貴」到老子、闕尹、陳駢、陽子、王廖、倪良。在乘筆直書一氣呵成的當口，十個人不算多，

六個人不算少。舉不舉到，都沒有關係。那麼，荀子為甚麼就非「蔽」到楊朱不行？(四理由和(二)各有所蔽相同，加上呂覽這篇「不二」，是和下篇的「執一」前後呼應的。因此，凡所列舉的十人，都是執一不二的貴在一個字上。偏偏莊子方在出世入世之間。正如吳澄在莊子正義序裏所說的：「其為人固不易知，而其為書固亦未易知也」。真的，像他那樣「茫乎」、「忽乎」、「變化無常」(天下篇)的人，既一無可執，二無可不。而只是「恣縱」、「參差」的「未之畫者」(同上)。實在也就沒有勉強湊合的必要了。

第二部份無非解釋莊子書中何以也攻擊楊朱，一共也有兩個論點：一是「彼所攻者，謂其辯也……：辯非揚也，而莊子以為楊。蓋莊書非出一手一時，此第其後出耳」。一是「內篇只言儒墨，惟外、雜篇乃言楊墨外，雜篇多成於秦漢之際，習於孟子之斥楊而亦斥之」。這兩點綜合起來，意思就是說楊朱不是辯者，凡莊子書攻擊楊朱的，都是秦漢之際後出的。人云亦云的，不足信的。誠然，莊子外、雜各篇，一直就聚訟紛紜，莫衷一是。這裡只略舉糾結較多的以概其全。本來在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裏明明說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而蘇軾偏要說「讓王、說劍、漁父、盜跖……：昧者勸之以入其言」。但譚元春在莊子南華真經裏却說「讓王、盜跖、漁父、說劍，吾定其為莊作」。同時王應麟因學紀聞裏也說「東坡欲去莊子盜跖、漁父諸篇，而邵子觀物外篇謂盜跖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漁父言事之不可強者，雖聖

人亦不可強。注：邵子之說，高於坡公」。其次像天下篇，王夫之、胡文英、陸西星、陸樹芝、梁啟超，都認為是莊子作的。而林雲銘、胡適、顧頡剛、錢玄同、葉國慶，又說不是莊子作的。究竟誰對誰不對？我認為還是唐蘭和劉咸忻兩人說得好。唐在老聃的時代和姓名考裏說：「所謂內七篇為真者，亦不過承(劉)向之意見而已。其實並無內篇為真，外、雜篇為假的證據」。劉在陳君柱著老子與莊子引裏說：「大抵內篇似出自作，外、雜篇則師徒之說混焉。凡諸子皆然……：大抵有徒之說，有徒述其言，有莊子述古事……：故純駁當別」。似此，陳君又何以「此第後出」及「外、雜篇多成於秦漢之際」，而一筆抹煞了事？果爾，司馬遷上距秦漢之際正不過百來年，豈能那樣孤陋寡聞得一無所知，而在作傳時竟絲毫不加剖白，或出以疑似的字句，甚至被蒙到底而有所誤記？再說莊子書中很多地方對孔子都不免大唱反調，很少隨聲附和。何獨對孟子便一反常態，暗加迎合，而不惜大發違心之論的對楊朱大下其落井之石？足見莊子的攻擊楊朱，無論論攻的是那一方面(當然是堅白之辯，這點在後面思想論證裏還要詳論)，都是莊周自我、自動、自發的直接攻擊楊朱，而且是反覆的攻個不已。並不是後出，並不是受了任何人的影響。已經昭然若揭，而無辭可遁了。

五、籍貫論證

楊朱的里籍，根本沒有正式的記載可憑。莊周的里籍，又有各種不同的傳說。陳君據成玄英疏駢姆「楊墨是已」的「楊」為「楊者，姓陽，

名朱，字子居，宋人也」。而排斥了成疏山木「陽子之宋」的「陽」為「姓陽、名朱，字子居，秦人也」。而肯定楊朱是宋人。同時根據史記「莊子者……蒙人也」。並根據劉向別錄。漢志自注，呂覽必已篇高誘注：「宋人」或「宋之蒙人也」。而排斥了陸德明莊子釋文自序：「莊子者，梁國蒙人也」。而也把他肯定為宋人。因而論定：「楊莊一人。信不虛也」。本來這是很難定論的，但却有很多具體的理由支持我提出如下的異議：

先說楊朱：成玄英的兩疏，已因一「楊」和「陽」而先後矛盾。同時那所謂「宋人也」，「秦人也」，是不是有憑有證而非臆度之辭也很難說。現在就根據資料的本身來細細的加以分析。我們只要看莊子山木的「陽子之宋」，寓言的「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韓非子說林上的「楊子過於宋」等記載，便可確定楊朱是秦人。因為「之宋」的「之」，「過於宋」的「過」，再加上那個「宋」字，已十足說明楊朱是從外國前往宋國，或路過宋國的。天下那有宋人到宋國各地，而說「之宋」，「過於宋」的？然則又何以見得他定是從秦國前往的？正因為陽子居南之沛（楚地，即彭城，今江蘇徐州），而老聃又西遊於秦，兩人纔能在周郊的梁（周邑，即左傳哀公四年，楚為一夕之期，侵梁及震的梁邑。今河南臨汝縣東）相遇的。很明顯的，那次陽子居是從秦國（在楚西北）南下沛地，正好在半路上碰到了「居周久之，見周之衰，遂去至闕」（皇甫謐高士傳：「後周德

衰，乃乘青牛去大秦……」。葛洪老子經序：「居周久……見周衰，乃遂去至闕」。都說是從周往秦的）而西遊於秦的老子。如果陽子居是宋人，宋在周的東方，正好和老子的西遊背道而馳，兩人就不能相遇於梁了。據此，陽子居還能不能是秦人？再加上王先謙集解荀子王霸篇「楊朱哭衢塗」注：衢塗，歧路也。秦俗以兩為衢」。這裏特別標出「秦俗」，不更是說荀子用秦語記秦人的事，而意指楊朱正是秦人了嗎？否則，豈不多此一注？

至於莊周，首先看看他的本邑：太史公說他是「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但莊周曾作過吏的蒙漆園，相傳却有三處：（一）在宋國。一般都指蒙澤而言，屬古蒙縣（河南商丘城內）。因之，班固漢志自注便說他是「宋人」。劉向別錄和高誘呂覽必已篇注都說他是「宋之蒙人也」。此外，以蒙屬宋的，像陳振孫，林希逸……等等，還大有人在。（二）在梁（魏）國。史記崔駰集解老莊申韓列傳引地理志：「蒙縣屬梁國」。又在宋世家引杜預：「梁國有蒙縣」。「梁國蒙縣有箕子塚」。地在山東荷澤縣西南（寰宇記：漆城在冤句縣北五十里，城北有莊周釣魚台）。因之，隋書經籍志便認為莊子二十卷，是「梁漆園吏莊周撰」。陸德明莊子釋文自序便認為他是「梁國蒙人也」。（三）在楚國。地當安徽定遠縣三十里，今已廢為壘畝。朱子語類：「莊子自是楚人」。可能就是指的這個地方。

再看看他的活動範圍：（一）在宋國方面的：「商（司馬云：商，宋也）太宰問於莊子」（天運

）。（二）在梁（魏）國方面的：①「惠子相梁，莊周往見之」（秋水）。②「衣大布……而過魏王」（山木）。③「貸粟於監河侯」（成疏：魏文侯也）（？）（外物）。④「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徐元鬼）。⑤在魏地（採日人兒島獻吉郎說）先後和宋人曹商以及某一「見宋王者」接談（列禦寇）。（六）在楚國方面：①「釣於濮水」（釋文：陳地水也——後亡於楚）（秋水）。②「與惠子遊於濠梁」（成疏：在淮南鍾離郡，有惠莊邀遊之所——安徽鳳陽縣東北）（秋水）。③「之楚」（莊子經常活動在楚魏之間，這次可能是從魏返楚），見空羈體」（至樂）。④淮南鍾離郡今見有莊子之墓」（同見②成疏秋水）。於此可見，莊子是宋國人的公算最小。因為他見過梁（魏）王，也曾辭謝過楚王的聘請，獨和宋君毫無接觸。而且在宋國的活動也是少而又少。相反的，莊子是楚國人的公算却最大。因為他在楚國的活動多，而且墳墓也在那裏。

此外，若以地理因素而論，從春秋到戰國，真是「惟楚有材」。專就接近莊子這一類型的人來說：較早的，像老子，像楚狂的接輿，耦耕的長沮、桀溺，荷蓀的丈人……較近的像許行、陳良、屈原（前三四三——二九八年）……都是何等的脚色？說實在的，只有莊周纔正是孔子所說狂狷一流的巔峯人物。也只有楚國纔能繼老子之後，進而又產生了那麼個「以其荒唐之辭」（韓愈送孟東野序）與「維嶽降神」的屈原各鳴其所善鳴的莊周。

六、思想論證

「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向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這本是朱子在語類裏一再提出過的。正如日本城問亭所說的「楊、莊思想相似」。而陳君則以為不僅相似，「苟證而實之，可言相等」。並蒐集有關楊朱的言行共九條，列表和莊子所說的話兩相對照，可謂用心良苦。這裏無意再向楊、莊求同，因為他們這一系列的思想自難免聲氣互通。但絕不是二而一的兩位一體。現在就把楊、莊不同的地方，詳加論列，看他們是不是真的「相等」？

第一：莊周惡堅白，楊朱喜堅白。

晚周名實之辯，幾乎風靡一時。除他家——墨家、別墨……外，楊朱的「名實相背論」——「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列子楊朱篇。以下引楊語而不加註的，都出此篇)。雖和名家的「控名責實」(史記太史公自序)旨趣各異，但總未免陷入了這一漩渦。所以莊子不斷的指斥他「遊心於堅白之間，而做跬譽無用之言」(駢拇)。「外立其德，以燻亂天下者也」(胠篋)。「而楊墨乃始離跂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天地)。「儒、墨、楊、乘四……果孰是耶」(徐无鬼)？因而想「箝楊墨之口」(胠篋)，使不致「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徐无鬼)。「而猶知藏其狂言而

死」(知北遊)，似此，在莊周的顯微鏡下，楊朱還不是「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味終」(齊物論)那一流的貨色！

第二：莊周無己，楊朱貴己。

莊子在逍遙篇裏說：「至人無己」，在秋水篇裏又說：「大人無己」。所謂「無己」，就是要「乘天地之正」(逍遙遊)。「約分之至」(秋水)，進而「中心物愷，兼愛無私」(天道)徹底做到「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天地)。而真正具有「聖人之心，以畜天下」(天道)。可是楊朱却「取爲我——貴己」。所謂「貴己」，據呂覽不二篇高誘注：乃是「輕天下而貴(重)己」，也就是孟子盡心篇所說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這不僅完全無視於整個的大自然，「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天地)。且也否定了自我存在的價值。因爲這樣「自見而已矣」的人，非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胠篋)而都成爲「迷虛空者」(徐无鬼)不可。豈不真要「命之曰畜人」(人間世)了嗎？

第三：莊周無爲，楊朱有爲。

莊子發現「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繕性)。乃是由於「至人無爲，大聖不作」(知北遊)。因而認爲「臨蒞天下，莫若無爲」(在宥)。此所以當他「過魏王」時，就只談「貧」、「德」，而不及其他(山木)。楊朱則認爲「成大功者不成小」，於是就想在「橫私天下之身——爲我

、貴己」以外，能使「君臣皆安，物我兼利」。此所以「見梁王」，便「言治天下如運諸掌」。雖曾引起梁王「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的面諷，好像還不能「舍國而體耕」，甘願「追遠爾競一時之譽」，而一「唯所遇焉」。這比起「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山木)的莊子來，豈不真是「忝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齊物論)了嗎？

第四：莊周少欲，楊朱縱欲。

試觀莊子齊物論的「不斲利，不喜求」。人間世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德充符的「聖人不謀，惡用智……不貨，惡用商」。大宗師的「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食不甘……」。胠篋的「赫胥氏之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在宥的「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天地的「無欲而天下足」。「德人者，居無所思，行無所慮」。「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二曰五音亂耳……三曰五臭薰鼻……四曰五味濁口……五曰趣合滑心」。達生的「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山木的「……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庚桑楚的「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該是何等的克己，何等的清心！

再看楊朱的「舍於孟氏，孟氏問……奚以名爲？曰……爲富……爲貴……爲死……爲子孫」。「人之生也奚爲哉？爲美厚爾，爲聲

色爾」。「伯夷非亡欲……展季非亡情……清貞之誤善之若此」。「宴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曰：肆之而已……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子產……兄、弟朝、穆曰：凡生之難遇……為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衛端木叔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之所以欲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既生，則究其所欲」。「似此，那楊朱的不同於莊周，不正「猶獲狙之異於周公」(天運)？」

第五：莊周達觀，楊朱似達不達。

莊子齊物論：「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人間世：「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德充符：「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應帝王：「至人之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天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刻意：「無不忘也，無不有也」。秋水：「何貴何賤？是謂反衍……何多何少？是謂謝施」。至樂：「莊子妻死……箕踞鼓盆而歌」。達生：「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田子方：「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列禦寇：「達生之情者傀，達於智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

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這種不滓、不滯，而洞徹了人天的胸襟，顯然早就形成了西方較為後出的各種樂天主義的總濫觴。反觀楊朱：列子仲尼篇：「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似達)，「隨吾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不達)。列子楊朱篇：「從心而動……從性而遊」(似達)，「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不達)。「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達於其間乎」(似達)，「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不達)。「照照然以俟死」(似達)，「戚戚然以至死」(不達)。「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似達)，「智之所貴，存我為貴」(不達)。「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似達)，「名胡可去？名胡可實？但惡夫守名而累實」(不達)。「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似達)，「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不達)。總計上述種種不達的論調，好像他早就徘徊在和叔本華大致相近的絕對厭世觀的岔路口了，豈不更是莊子所深惡痛絕的「彼所小言，盡人毒也」(列禦寇)了嗎？

第六：莊周還能沐孔子的流風，楊朱直未窺儒家的門徑。

莊子三十三篇裏就有十九篇在兩百二十多處都提到孔子，就是孔子的弟子也被提到過九十多次。相形見绌的老子反只提到六十多次。以他那樣洗洋恣適的人，雖然對孔子也難

免有些冒失，但他對老子也並沒有完全例外，這是一看「老聃死，秦失弔之」(人間世)便可窺約一斑的。何況莊子書中往往還有述及孔子言行而隱致鑽仰的呢？尤其天下一篇，縱論當時各學派，自墨老以下，都分別加以部居，獨未把孔子和諸子並列。而且還特別在前面提出：「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鄭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而認為「百家之學，時或取之」。顯然以孔子學為諸子學的源頭而卓然獨立在一個崇高的地位。因之深以「內聖外王之道，闢而不明……百家往而不反」為可悲。此所以太史公老莊申韓列傳則認為他是「剽剽儒墨」。韓愈送王珣序則認為「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田子方之後，流為莊周」。蘇軾莊子祠堂記則認為「莊子蓋助孔子者……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朱子語類則認為「莊、列……也不是專學老子，吾儒書他都看看」。「莊周是個大秀才，觀人間世篇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智者過之也」。蔡毅中的歸有光南華經評註序則認為「莊子傳老子之神，摸九經之意」。「莊子者，九經之庶子，老氏之忠臣」。林雲錦的莊子雜說則認為「莊子，一種學問，與老子同而異，與孔子異而同」。姚鼐的莊子章義序也認為「韓退之謂莊周之學出於子夏，殆其然歟」。於此可見一般儒家學

者對莊周所持的態度，這就難怪當年孟子並沒有「一句話關到他了」。

至於楊朱，一則說：「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

正和論語「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孟子「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大異其趣。再則說：「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正和論語「大哉！堯之為君也」。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孟子「堯舜，性之也」。「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大相逕庭。三則說：「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正和論語「有殺身以成仁」。

孟子「舍生而取義者也」完全相反。四則說：「禹纂業事仇」。正和書經大禹謨「帝曰：來禹！……人心惟危……慎乃有位」。

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絕對不符。五則說：「名者，僞而已矣」。正和論語「必也正名乎」。

何啻天淵？六則說：「將治人者不治細」。正和書經旅獒「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大學「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中庸「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不幾於冰炭不相容了嗎？此所以孟子一則指斥他「是無君也」。

「是禽獸也」。「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再則大聲疾呼「距楊墨，放淫亂」。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最後則嚴正的表明：「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此所以雜家的淮南子也

在汎汎論裏說：「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以立也……失其處則無是」。

第七：莊周是存在主義者，楊朱是個人主義兼個人快樂說者。

二十世紀的存在主義，無非要尋求真正的自我（自覺的個人）。莊子正是這一道的老前輩。這是可以從齊物論的「（南郭）子綦曰……今者吾喪我」。

「至人神矣……翛然日而遊乎四海之外」。「昔者莊周夢為蝴蝶……則遽還然周也」。

人間世的「為人使，易以僞；為天使，難以僞」。德充符的「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

大宗師的「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應帝王「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以處曠垠之野」。在宥的「入無窮之門，以趨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

秋水「無以人滅天，是謂及其真」。達生的「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田子方的「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徐无鬼的「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於天」。

列禦寇的「古之人，天而不人」……等等的大議論，便可很清楚

的看出他正跟沙特(Sartre, Jean Paul, 1905—)一樣，早在兩千多年前。當他了解

了另一個個人(我)的存在，另一個世界的另一個中心，便會進入他的世界而兩相重疊

。無形中「緣而葆真」的在超物質的宇宙，作一個「與日月參光」的「真人」。

那麼楊朱呢？正因為他是「為我」、「貴己」，以致早就跟十九世紀由尼采所主導，而以各個實在的存續和發展為有價值，個人以外，則毫無價值的那種極端個人主義作了個開路的急先鋒（引見第三）。同時比三、四世紀着重精神快樂的伊壁鳩魯學派，更開風氣之先的偏重在物質享受方面的快樂（引見第二），而形成了一個典型的個人快樂主義者。

總結以上六大論證，可據以確定的是：(一)經

孟子一闢，墨傳而楊不傳，是因他根本沒有結集

，根本沒有續傳弟子，根本不成學派，根本也就頂不上老子。(二)楊朱比莊子早生百多年，根本不同時。(三)楊、莊無法通轉，楊朱、莊周根本不同

是一。四載籍的或有或無，根本扯不上「莊即楊，楊即莊」。(五)莊子是楚人，楊朱是秦人，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六)楊、莊思想，小同大異，根本不能相等。因之，無論從任何角度來觀測，實在看不出「莊周即楊朱」的任何蛛絲馬迹

。何況除此以外，還有很多有力的實證都足以支持這一正確的結論。例如：荀子在王霸篇裏說「楊朱哭衢塗」，在解蔽篇裏說「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

荀子大約生在趙武靈王十二年，死在楚幽王元年或秦始皇三十四年。即前三〇八—二九或二二二年。當莊子死的那年（前二八五年），他已二十三歲，且又老死在楚國，何以在他的書裏，既稱楊朱在前，又稱莊子於後？又何以說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莊子蔽於「天」，而不說蔽於「我」？足見楊朱自楊朱，莊周自莊周，根本就不能混為一人。如果他們兩者之間真有那麼一層微妙的關係，無論如何偷天換日，絕不能一手掩蓋天下人耳目。尤其差不多和莊子同時的荀子，一定會比兩千多年後兩位日本學人先知道的。再說：楊朱的學說，當然是以「爲我——貴己」爲中心，否則，孟子就不會單挑這一點而大闢特闢，這是一看環繞着個人快樂主義而立說的列子楊朱篇，便可洞若觀火的。何以莊子書中却始終找不出「爲我」、「貴己」這個辭彙？又何以列子書中的楊朱篇也沒有並見在莊子書裏？老實說，如果我們硬要說列子就是楊朱，倒還比較說得過去些。至於說莊周就是楊朱，那除非楊朱根本是不「爲我」的。要不然，「楊朱……之言盈天下」，而楊朱的書（莊子）却一字不提，天下那有這個道理？難道這又是楊徒怕再挨闢，所以暗地把它抽出而嫁禍於列子不成？再說：孟子闢楊朱，真夠得上口誅筆伐，雙管齊下了。何以由楊朱蛻化且較晚成書的莊子竟沒有一句話反唇以相稽？甚至沒有半句話強辭以自解？難道「亞聖」的威嚴，還超過了至聖的孔子？再說：改名著書的新楊朱（莊子），一切都唾面自乾也就算了，爲甚麼定要在自己（？）的書裏賊喊捉賊的，甚至自我虐待狂似的把舊楊朱罵得那麼過癮又過癮？再說：韓非子說林下所載楊朱對他弟弟楊布所說的那番話，倒真有些符合齊物論所標榜的「弔詭」，何以竟也沒有記上半句？這一切的一切，不更加說明莊周絕不是楊朱了嗎？

不過，儘管如此，我還是希望能有更堅強的反證，把楊朱真的證成了莊周，這在學術史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將奠定了一個新的里程碑。

書名：唐代政治史論集

(66年7月出版)

作者：王壽南

定價：三六元

斷代論史，甚不容易，至於選題專論，更費思慮。本論集共收三篇論文，「唐代文官任用制度之研究」、「唐玄宗時代的政風」、「論晚唐裘甫之亂」，俱作者心力之作，尤其裘甫之亂、自小觀大、無歷史識、史論，均見功力。斷代論史，本書有其特定價值。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神秘的宇宙

吉安斯 著

邵光謨 譯

人人文庫二二五—五六

定價十八元

宇宙是什麼？它不可捉摸嗎？還是一種思想後的產物？這種創造性鉅作的過程又是如何？作者吉安斯爵士或許無法沒將開天闢地，混沌初始的現象明白交待，但都將近世科學對宇宙探測的種種現象，諸如太陽能放射綫，相對論，能媒（Ether）等在宇宙中扮演的角色，用你我都懂的例證文字，引發一讀再讀的興趣。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